

# 《志愿军：雄兵出击》 宏观思维与微观表达的平衡和统一

■文晓曙光 兰健华



2023年既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中国电影必然不能缺席,必须要通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纪念革命先烈,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推动文化传承,以此肩负起党和国家赋予中国电影的使命和文化责任。在这方面,由中国电影股份公司出品,陈凯歌执导,唐国强、王砚辉、刘劲、辛柏青、张颂文、黄晓明、章子怡、陈飞宇等主演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发挥了很好的表率 and 引领作用。影片通过对抗美援朝这场新中国立国之战的全景式、立体式展现,实现了对抗美援朝精神的生动注解,让观众深刻理解了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增强了人民的历史自觉和精神力量。

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正义战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抗美援朝精神由多种精神组合而成。具体来说,抗美援朝精神首先以爱国主义作为根本。爱国,既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坚定维护,也是对祖国山河和人民的真挚热爱;既是对祖国和民族尊严的自豪与认同,也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使命与责任。《志愿军：雄兵出击》充分彰显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片中领袖毛泽东虽深知当时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际局面,但为了让“新生的共和国”走向安居乐业,毅然选择排除万难派出志愿军支援朝鲜;杨少成、孙醒、戴如义等志愿军,为了救出被轰炸中的老百姓,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冲入火海;留洋12年的军工专家吴本正,在看到中国共产党“一月为人民免费注射卡介苗,二月禁毒,三月碰到粮荒开仓济民,四月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之后,毅然决定放弃国外的一切,回国献出毕生所学。这些人物和情节都充分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精髓。革命英雄主义是敢于斗争、夺取胜利的英雄主义情怀,是冲锋陷阵、血战到底的斗争精神,是越战越勇、艰苦奋斗的革命气节。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无论是彭德怀司令员冒着生命危险勇闯前线探察战况,还是3连战士不惧强压死守松骨峰,抑或是338团团长朱月华不顾生死奋勇阻击敌军坦克,均彰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特质,是抗美援朝精神最具标识性的内核。它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难、不怕苦、不怕压,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积极面对斗争中的苦乐顺逆。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军工专家吴本正向观众道出了彼时敌我双方的国力差距——“今年(1950年)钢产量,我们最多60万吨,美国绝不会低于8500万吨;发电量我们最多46亿度,美国是3340亿度;原油产量我们只有20万吨,而美国是2亿6000万吨”。这种差距下的对垒,用电影中的台词来说,就像一个小孩要去挑战拳击冠军。然而,即便深知敌我差距极不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仍坚守“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勇气和信念,展现出了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革命忠诚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底蕴,是支撑起中国人民志愿军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深层次因素。它表现为服从组织、听从安排、勇担责任、使命必达的意识和素养。《志愿军：雄兵出击》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革命忠诚精神。如片中38军113师为了完成切断敌军逃跑路线的任务,一夜奔袭72公里,用双腿在山上跑赢了美国汽车,先敌5分钟到达并占领三所里,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又如,3连战士为了完成抢占松骨峰高地的任务,舍生忘死顽强阻击敌人,最后仅剩寥寥数人,生动体现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革命忠诚精神。

国际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有机组成。它表现为跨越国界、互利平等、和衷

共济、和合共生的价值追求。《志愿军：雄兵出击》对国际主义精神同样进行了充分表现。不同于过去许多同类型影片专注于对战争场面的塑造,《志愿军：雄兵出击》在聚焦朝鲜战场的同时,也将视野放置于外交层面,再现了以伍修权为代表中国外交团队在联合国安理会会对帝国主义进行严厉批判,为捍卫人类和平而呼喊的情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国际主义精神。

除却思想精深,《志愿军：雄兵出击》在艺术表达上也足够精湛,很多细节富有历史质感、艺术张力。众所周知,战争题材电影的戏剧张力和视觉吸引力主要来自对战争场面的塑造。《志愿军：雄兵出击》对战争场面的塑造,做到了“三高”。

首先,是真实度高。真实,是电影艺术的生命。对于战争题材电影而言,真实更是它赖以生存的基因。为了向观众还原高度真实的战争场面,《志愿军：雄兵出击》不仅1:1还原仿制了飞机、坦克、枪支、军服等武器和装备,还通过特技手段真实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为了还原松骨峰阻击战战役的惨烈景象,影片拍摄现场动用了100多个“火烧人”,以此让观众切身身体悟战争的残酷性。

其次,是丰富度高。作为《志愿军》三部曲的首部,《志愿军：雄兵出击》不仅再现了朝鲜战场上三场关键战役:两水洞战役、三所里战役和松骨峰阻击战,还呈现了由伍修权率领的外交队伍在联合国与美国展开的“没有硝烟的战争”。除此之外,影片还展现了多种作战手段,如遭遇战、肉搏战和隐蔽战等等,具有较高的丰富度,能够让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抗美援朝战争中短兵相接的细节和过程。

再次,是可视性高。《志愿军：雄兵出击》所塑造的战争场面极为壮观,堪称国产战争电影的视觉标杆。一方面,影片注重战斗细节的刻画,将快速剪辑、空中拍摄、景别交叉、烟火特效等战争片常用的影像技巧运用到了极致。如影片中的松骨峰阻击战,创作者便尝试让摄影机吊着威亚在空中拍摄,以此让观众获得穿梭于“枪林弹雨”的视觉体验。另一方面,影片充分运用数字特效来展现宏大场面。如影片开头,美军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海面各色军舰云集,空中庞大机群轰鸣,每一帧都挑动着观众的情绪和神经。

《志愿军：雄兵出击》在对战争场面进行精心雕琢的同时,也对个体在战争中的情感进行了突出表现。可以看到,影片一方面详细刻画了毛泽东与毛岸英之间的父子情、李伊默和李晓之间的父女情以及志愿军战士们之间的袍泽情,另一方面则详细描绘了新兵杨三弟的成长弧光,展现了其从优柔寡断、谨小慎微到英勇果敢的成长蜕变过程。这些情感线索,有效激发了观众的共情与共鸣,进而使影片与观众建立起了共同体美学。

作为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诞生,离不开创作团队工匠精神的支撑。据悉,为了使影片达到精良的制作水平,创作团队对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精心雕琢——不仅画了上万张的美术概念图,搭建了一万多平米的道具库,收集制作了25000余套道具;还对每位角色的人物造型进行了深度思考,按照真实的人物原型对演员的颧骨、额头等部位进行化妆改造。正是这种锱铢必较的工匠精神,让影片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品质得到了有效保证。

诚然,囿于篇幅关系,《志愿军：雄兵出击》在人物关系塑造上仍存在一定瑕疵,但总的来看,影片对抗美援朝精神的书写,对战争场面的刻画,对人物情感的描写以及对各类细节的雕琢都具备较高的水准,称得上是一部诚意满满的标杆之作。

(文晓曙光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兰健华系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后)

# 『前任』系列 引爆现实婚恋题材 打造系列电影IP

■文郝静 曹佳娜

由田羽生执导的电影《前任4：英年早婚》(以下简称《前任4》)在国庆节期间登陆国内各大院线,并稳居国庆档票房第二。该片延续上一部的人物设定和剧情线索,讲述正值适婚年龄的孟云和余飞两人的情感遭遇,一个面临婚姻归宿的迷茫,一个需要应对“结婚冷静期”的考验,由此二人展开了对“爱情”和“婚姻”话题的深度思考。

影片作为“前任”系列的延续之作,首次将两性的恋爱关系上升到婚姻关系层面,展现了在爱情中追求独立、清醒自我的新型婚恋价值观。“前任”系列电影一方面在轻喜剧的外壳下注入了对现代都市情感的审视以及真实生活的生动刻画,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对亲密关系中个人情感需求和同等状态下的两性交往的讨论。该系列电影在十年内连续上映四部,且每一部都有较好的市场效益和观众反馈,可见其中所包含的社会议题和理论价值具有广阔的探讨空间。

## 一、幽默诙谐的生活流叙事

喜剧电影早已超越行为和肢体幽默,并寻求在笑点之外的无尽意味,探寻行为/动作/语言背后的深层内涵,调侃诙谐成为电影的外壳,其核心是对社会症候的深度思考。田羽生导演曾在采访中提到,“我只是还原了生活,我的风格其实就是现实、真实。我尽量去还原生活中的人和事”。“前任”系列在电影风格上时常表现出一种不经意的诙谐,或是兄弟间插科打诨的玩笑,亦或是情侣拌嘴的趣味,这种诙谐虽然并不是电影文本的主要内容,但因细节化的处理方式,而使得其成为该系列作品的显著特色,让影片中的幽默情节和恶搞片段成为真实生活的映照,时刻透露一种独属于当代青年的时代话语。

影片在人物语言设定上进行的冷幽默处理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在《前任4》中,孟云被相亲对象“吐槽”说,“你看着不老,就是油”;林佳让丁点喝热水时,丁点脱口而出“渣男”。诸如此类的电影台词形成对现实中男性的一种调侃,它将青年群体作为讨论对象,通过生活化的诙谐叙事,将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两性情感问题借由电影展现,从而阐明爱情、婚姻、自我、理想等哲理性问题的现实内涵。

在“前任”系列中,田羽生导演并非是对单独个体的艺术呈现,而是通过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事件来描摹当下青年群体的共同生存状态,主角所面临的情感困境是当代青年群体在人生历程中多数会遭遇的现实问题。从《前任攻略》开始,孟云和夏梦的问题根源是对“爱意多少”的执念,最终他们因“前任”而出现感情裂痕;《前任2:备胎反击战》将“备胎”作为电影的叙述主题,论争现代都市中建立在性基础上的情感悖论议题。到了《前任3:再见前任》,孟云和林佳的症结在于生活频率的不一致及两性思考的认知偏差,他们的经历是都市情侣情感切面的现实聚焦;在《前任4》中,导演则是假借即将步入婚姻生活的青年人的矛盾心理向观众传达了婚姻的伦理内涵和现实意义。作为电影要表现的这些群体,导演从未想去评判他们行为的对与错,只是尽量去还原生活本身,让观众自己去体悟蕴含的哲理。

青年男女经历的每个情感阶段在“前任”系列里都有相应的呈现,观众在现实与艺术间寻觅自我情感体悟,在诙谐的背后其实是沉重的情感议题,这种举重若轻的艺术表达恰能反映当代青年的情感走向。

## 二、平权下的婚恋关系探讨

“前任”系列电影既是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投射,同时也是观众对自身婚姻与恋爱经历的想象性补偿。在传统的婚姻和恋爱关系中,女性往往处于一种依赖于男性的附属状态。但在“前任”系列电影中,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具有选择爱或不爱的权利,不惧于同男性关系的对抗,而这种在平等权利下的独立意识和理性价值观又表现为在追求两性亲密情感建立时的一种自我成长和蜕变。

《前任4》中,余飞与丁点在“结婚冷静期”

开始预演婚后生活,但却屡遭现实打击。余飞在经历试婚后,体会到婚姻不仅需要“冲动”,更应肩负家庭责任;丁点也从最初的抗拒转变为接纳,逐渐理解了婚姻的本质。两人在试婚过程中实现了从行为转变到心理位移,这种改变是将两性置于同等关系地位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觉醒,是两性为能在亲密交往中获得情绪价值或精神满足而培养和建构的一种理性观念和思考空间。

此外,在《前任4》中,孟云虽然与柳柳具有较高的适配度,但他并未和其确认恋爱关系,而是选择自己独处、审视内心。这种呈现于都市文化新语境下的婚恋文化,是两性平等视角下的一种自我沉淀和自我调整。通过不同的人关系搭建,电影重新审视了婚姻在现代社会中的被重塑,让观众在角色的蜕变和成长中加深对自我的了解和认知。

“前任”系列电影利用孟云和余飞两组人物串联起两条服务于叙事的情感脉络,展现了现代都市两性文化图景的多元价值体系。电影在婚恋关系中所强调的平等化、消除符号等级化,一方面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颠覆,另一方面也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这种在平权议题下的新型婚恋观,既看到了两性文化视觉解放的可能,同时也目睹系列电影在内容深度上的跃进和发展。

## 三、系列电影的创作优势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和市场细化,系列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一种常见的创作类型和商业模式。从创作角度来看,爱情系列电影更注重对情感元素的强化,与现实生活的互文,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关系“连续”与情感走向“延续”问题是该系列电影在创作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所在。

对于大多数的系列电影而言,往往是因为第一部电影在商业上获得了较大成功,为后续的作品提供了较强的创作动力以及受众认可,甚至还因此衍生出极具影响力的IP内容生产,形成跨媒介传播趋势。这种有较强商业目的的运作,从根本上促成了创作者对“连续性”的持续挖掘。

从宏观视角而言,“连续性”作为系列电影创作的基本理念,可以是借相同主角和连贯的故事情节所构建的连续性文本,也可以是借相似叙事风格来形成的影像互文。在“前任”系列中,电影一方面保留了前部作品的情节设定和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接续了导演利用轻喜剧诠释爱情哲理的创作方式。这种“连续性”的效果就是让观众在相似的爱情主题或熟悉的人物背景下,与电影建立一种稳定、可靠的心理契约关系,产生对电影的“信任感”,从而最大程度地与影片共鸣、共通、共情。

当然,系列电影的“连续性”并不是对主要演员、情节、风格、人物的同质化处理,而是需要对人物关系重新建构,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与表征,同时维持观众对系列电影的认同和接受,实现观众对电影“看”的“连续性”的接受模式的养成。因此,IP电影需要提高观影群体的稳定性和各环节的整体关联性。利用“连续性”这一系列电影的基本理念,发挥好爱情系列电影的品牌优势,更深层次地与观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创作出符合大众审美期待和精神需求的电影作品。

“前任”系列电影成功的秘钥不仅是对系列IP电影的开发以及贴近真实生活的现实叙事,它还能让观众在封闭的电影院空间中,获得沉浸式体验,在感受自我与代入文本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现实投射,在银幕与现实的交织中经历一次感悟式的人生之旅,在与角色深度互动中产生一种体验式的情感牵连。为此,系列IP电影应该努力做到与现实素材结合,通过流媒体发酵构建多元媒介体系,提高观众黏度并不断为系列电影增强创作活力。只有这样,中国电影在系列IP的开发和利用上才能释放更多的情感动力和商业价值,迈入重品质、重价值导向的理性发展阶段。

(郝静静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编剧;曹佳娜系山西大学文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